

文明探源
系列报道

1 有力回击东亚史前文化『落后』偏见

皮洛遗址发现的近百件手斧与薄刃斧，为阿舍利技术体系在东亚的存在提供了迄今最为坚实、丰富的考古证据，有力回击了东亚史前文化“落后”的偏见。

走进皮洛遗址考古发掘大棚，约两米厚的文化层如一部立体“地书”。仔细观察会发现，探方剖面的地层黄红交错，黄色部分是冷期的印记，红色部分则是暖期的留存，每个地层都是约万年时光的切片，揭示出青藏高原东南部古环境的变迁。

考古大棚的探方里，9个文化层及地表提取的数百件石制品，清晰勾勒出旧石器时代“砾石石器组合—阿舍利技术体系—小型两面器与小石片石器体系”的文化演进轨迹。

一万多件旧石器种类繁多、形态各异，每一件都藏着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。石英脆硬难琢，可作小型刮削器；砂岩粗糙易形，多作大件简易石器；角岩质地匀净，是打造精细工具的上选。石英、砂岩取自遗址旁的河流，印证着“就地取材”的生存法则；手斧所用的角岩，考古队沿河谷溯源13千米，终在小山丘发现大量角岩原料——这里正是手斧原料的“采石工坊”。

“越是艰苦的自然环境，越能彰显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和适应力。一件件石器，正是先民直面极端环境时智慧、勇气和能力的见证。”皮洛遗址考古负责人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说。

在青藏高原聆听 22万年前的石头留言

走近四川稻城县皮洛遗址(下)

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的旧石器“石破天惊”，核心之一源于阿舍利技术，该技术的代表性石器为手斧、手镐、薄刃斧的组合，其中两面打制、形态对称工整的手斧最具特色，可用来砍、砸、切割等。20世纪40年代，以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命名的“莫维斯线”理论认为，东亚区域只有砍砸器等简单工具，从未掌握阿舍利技术。



考古人员提取皮洛遗址地层中的古DNA样品。

2 这里是史前文化交流的走廊



皮洛遗址石器技术四期变化过程示意图。

皮洛遗址的考古探方里，一件手斧刃口依然锋利。这是一种非常漂亮、极具辨识度的石质工具，像水滴，也像杏仁。

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一百多万年的时光，从非洲草原到西亚戈壁，从欧洲山地到东亚高原，世界各地出土的典型手斧，在形制、尺寸上都高度相似。

“手斧的标准化形态从何而来？”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吕红亮说，“这种标准化的形制，绝非偶然。它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，全球各地的手斧制作者就已共享一套技术理念，展现出了相通的技术语言与认知逻辑。这种烙

印在石头上的深层共性，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早期身影。”

更令人惊叹的是，曾有考古学者模拟实验证实，阿舍利技术靠“看”很难学会，很可能需要靠“说”来传授。专家表示，这意味着掌握阿舍利技术的人群，或已具备初步的语言能力，能用声音传递智慧，用交流突破隔阂。

22万多年前，我国华南地区古人类带着简单石核石片技术，叩开了高原的大门；随后，掌握阿舍利技术的人群，从南亚、西亚远道而来；再后来，来自华北地区掌握小石片石器技术的人群也向南扩散汇聚于此……

不同技术，不同人群，在青藏高原上相遇，石器工艺交融，生存智慧碰撞。郑喆轩感慨：“这片高原不但不是文化荒漠，反而是文化走廊，这个走廊是既贯穿了中国南北方，又打通了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的通道。”

皮洛的“石头故事”，传向世界。2024年，皮洛遗址暨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。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妮娜·格兰尼度望着展柜里的手斧，动情地说：“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总在寻找人类的‘共同点’。当我们看见这柄手斧，就会明白‘世界很小’。”

海拔6033米的央迈勇雪山，是稻城亚丁的最高峰，数千年来见证着岩石与星空对望——先民在这里敲击出一件手斧，让石头有了划破“生命禁区”的锋芒，开辟人类演化的天地；今天的人们，在稻城安放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“拉索”，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等系列大科学装置，正观天逐日，在文明之路上不断前进。

这是一个民族对文明根脉的真情守望、深切展望。 文图均据新华社



皮洛遗址古人类活动面。